

真保裕一

冰天雪地

WHITEOUT

(上)



冰天雪地

WHITEOUT

(上)



冰天雪地 (上)

作者：真保裕一

譯者：賈琪

發行人	潘意平
執行編輯	王 綺
美術編輯	朱怡潔
發行所	加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地址	台北市和平東段二段18巷14號
電話	(02) 23620202・23622251
劃撥帳號	17733898
製版	華翎電子製版公司
印刷	科樂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經銷	東立出版社直銷部
香港總代理	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香港電話	23862312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6132號

2000年10月20日初版

定價／150元

ホワイトアウ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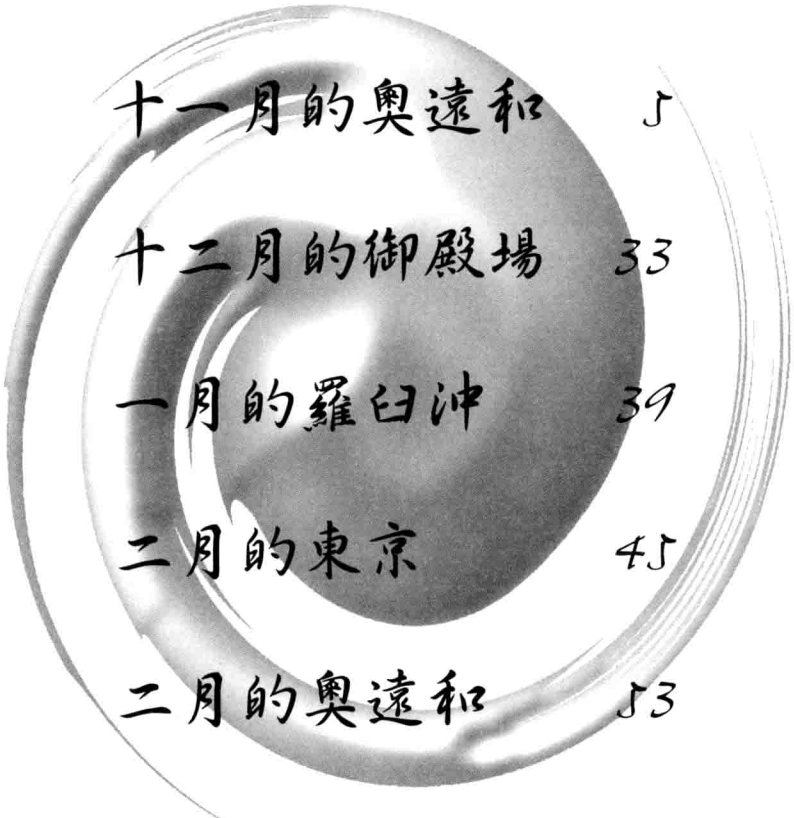
WHITE OUT by Yuichi Shinpo

Copyright©1999 Yuichi Shinpo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.,
Tokyo

Complicat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
Yuichi Shinpo

through Jaj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



目錄

十一月的奧遠和 5

十二月的御殿場 33

一月的羅臼沖 39

二月的東京 45

二月的奧遠和 53

冰天雪地

WHITEOUT

(上)



目錄

十一月的奧遠和	5
十二月的御殿場	33
一月的羅臼沖	39
二月的東京	45
二月的奧遠和	53



十一月的奧遠和

不管是誰，都會認為這是自殺行為。儘管有豐富的登山經驗，但在威猛的大自然面前，不論人類有多少經驗，全都被輕易地打敗。

富樫輝男將視線移到窗外的白色世界，遼闊的天空在烏雲籠罩下，只能窺見少許變電設備的線圈，就像被濃密的白雪覆蓋住的樹枝一樣模糊。

漫天飛舞的雪花彷彿要將周圍的山群包圍住，在不到三小時的光景，窗外那座雄偉得讓人想拍成風景明信片的水壩，已經被皚皚白雪蓋住了頂部。環繞水壩的會津駒和岳在大雪的覆蓋下，彷彿逐漸融化了。

此時發電廠重新啟動中午才維修完畢的三號發電機。為了測試發電機，大夥兒忙著和位於水壩地底四十公尺的發電機室的人員聯絡，根本無心去注意外面的景觀。

「什麼？你認為誰會准許你們這樣做？」

石坂昌宏身為工程組組長，疑惑地搖搖頭，他臉上的表情和窗外的天氣一樣冷峻。

「但是我們無從選擇。」

站在富樫隔壁的吉岡和志淡淡地說。



「像這樣的大雪天，誰都無法保證天氣何時好轉，光從雲的走向就可以知道只會愈來愈糟糕。你不相信的話去問氣象局。」

「沒有這個必要，看也知道天氣會愈來愈糟。」

「那你還說那種話？」

「因為沒有其他的辦法呀！」

吉岡口氣雖然冷靜，卻也透露著堅決的意思。

奧遠和的天氣變化多端，四周都是兩千公尺以上的高山，從湖面上吹來的風不斷撲打在窗戶上。現在不過是十一月中旬，距離真正的雪季還早。大夥兒先前還說，看看天色，今年的冬季會比往年提早來臨，果然現在整個奧遠和已經完全浸入白色世界裡。

石坂舉起手指著窗外，回頭說：

「我們的職責是什麼？我們又為了什麼要二十四小時待在山中？為了要救山難者嗎？不是吧！我們是為了管理九個水壩和發電廠才來的。」

奧遠和管理處位於奧遠和水壩內，負責集中管理遠和川水系的九座發電廠。這九座發電廠合起來的供電量超過一百五十萬千瓦。而奧遠和水壩則是日本號稱容量最大的水壩，擁有六億立方公尺的貯水量。

管理處的工作人員分成三班次，每次三名工作人員輪班，二十四小時輪流監控電力供應狀



況。富樫和吉岡窩在奧遠和已經快三年了，對工作的自豪與自覺性並不輸給一般人。

富樫當初分發到此地時，被冬季驚人的雪量嚇到，但更讓人驚訝的是四周激發人類征服慾的山群。他常常趁工作之餘和吉岡兩人相邀登山去。

「組長，請問您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嗎？我們該怎麼救出那兩名遇難的人？」

吉岡再度平靜地說。

「目前還無法證明是不是遇難的人，只是目擊者說好像有類似人的蹤影，搞不好是山上的猿猴、鹿、雉雞等等。」

石坂大聲地說。所有在場的人都將視線移往發電機維修人員身上，彷彿所有的責任都落在他肩膀上似的，只見他一臉膽怯。

「這裡的山會有猿猴嗎？組長，您看過雉雞在山裡出現嗎？」

「沒有，倒是冬眠期前的兔子隨處可見。」

「山腰的兔子為何會跑到水壩上來？拜託您清醒一點吧！」

吉岡無奈地聳聳肩，身體轉到一旁，臉上充滿小孩子在賭氣時的神情。

吉岡平常總是露出和魁梧體格不相襯的憨厚笑容，讓人毫無警戒心。但每當他與人意見相歧時，態度卻十分堅持，尤其是登山的時候更為明顯，因為隨時會發生生死攸關的狀況。即使是集訓時期，他堅持如果不是知心的夥伴，絕不輕易結伴登山。



富樫深知他是一個本性單純的人，哪怕對方是上司、照顧他的前輩，遇到無法妥協的事，他絕不會低頭。

對他的老毛病，富樫偷偷發出嗤嗤笑聲。

「有什麼好笑的？什麼節骨眼了還在笑？」

受到石坂的牽連，富樫也被吉岡兇了一頓。吉岡將話題轉回來對著石坂說：

「這還不夠清楚嗎？千丈岳上有兩名遇難者，您還不承認嗎？」

石坂和吉岡兩人形成對峙狀態，沒有人可以介入。

窗戶被風吹得發出喀答喀答的聲音，這裡是管理處四樓的控制室門前。

下午兩點三十分，第二組吉岡等人為了要接第一組富樫等人的班，來到山腳下的長見街的營業處。他們正要開始接著工作時，原本在水壩底下維修發電機的兩位人員剛好回來，他們說在到水壩之前，看到千丈岳的山腰有兩名登山者影子。

吉岡一聽，馬上用管理處的無線電和當地的登山協會取得聯絡，並立刻回到管理處，在途中吉岡為了確認天氣狀況，不斷用無線電和山腳下的營業處聯絡，途中聽到來自當地登山協會的緊急無線電通訊內容。

果然如吉岡所料，快要天亮時，有兩人組隊從片倉山山腰的三澤小屋前往千丈岳。他們預定下午一點過後回到小屋再下山，但是到現在還未見人影。再加上從兩人的登山背包形狀看



來，並沒有帶睡袋和地毯等過夜用品，很可能是經驗淺的登山者。

千丈岳是連結管理處背後的新瀉群山的入山口之一，不要說是這個氣候多變的季節，連夏季也不適合初學者登山。而且根據發電機維修人員所說，看到類似登山者的人影在山腰附近走動，可見他們是在抵達山脊時偏離了登山路線。這種狀況不論是誰都會判斷他們已經遇難了。

維修人員看到可疑人影到現在已經過了三個小時，雪依然不停地下著，視野越來越惡化，偏離登山路線的初學者究竟能不能以自己的力量回到小屋，他們的裝備和食物著實讓人擔心。

富樫把視線從窗外移開，看著仍然激動的石坂。

「喂！難不成你想要出去救他們？」石坂猜到吉岡的心思，大聲問他。

其實石坂心裡明白，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即時救他們，因為若從山腳下的電力公司派救難隊，可能要明天早上才能出發。更何況從三澤小屋出發，沿著稜線進入千丈岳，少說要四個小時，加上現在氣溫開始急速下降，救援工作更難進行。

但是，由他們出動的話情況就不一樣。管理處後面有總公司經營的滑雪場，騎上滑雪場的雪上摩托車，沿著遠和川到下游的舊大白小屋，棄車徒步上山，兩小時內應該可以到達千丈岳的山頂。現在馬上出發，太陽下山前就能到達遇難者受困的山腰。

「我絕不允許！誰會答應這種近似自殺的行為？」

「組長，不要那麼誇張嘛！」吉岡淺淺地笑著說：



「對我和富樫兩人來說，這裡的山就像家裡的庭院一樣，閉著眼睛都會走到。」

吉岡說歸說，但臉上的表情緊張又逞強。他比誰都明白，在山裡最忌諱的就是粗心大意，但是除了自己出馬之外，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救出遇難者。

富樫也有同樣的看法。即使是素不相識的人正在山中等待救助，他也不可能坐視不管。富樫曾經在山中受到知名的人士救助無數次，如果不是他們，他不可能活到今天。

「我去問問看滑雪場能否借我們雪上摩托車。」吉岡再次對石坂說。

「不行！這麼大的風雪天要走到滑雪場去，簡直是瘋了！」

「組長，麻煩你聯絡山腳下營業處，我會把今天的值勤換成特休假。」吉岡一說完，人已經衝出去，富樫也接著走下樓梯。

「誰說我答應你們了！」石坂的呵斥聲從上面傳來。

為了應付嚴冬時期，管理處的工作人員衣櫃裡都有準備防寒衣和登山鞋。吉岡打開其他同事的衣櫃，拿出給兩名遇難者穿的防寒衣，再塞在背包裡。由於吉岡他們必須經常與電纜維修人員打交道，所以登山的必備用品如頭罩燈、登山網、應急食品和固體燃料，早已事先放在背包裡了。

「我說怎麼那麼冷，原來已經零下六度了。」吉岡看著門口的溫度計，故作幽默地回頭對



富樫說，然後表情嚴肅地說：「走吧！」

抓起架上的雪鞋，吉岡推開玻璃門，頓時大量的雪從門口飛舞進來。富樫也緊跟著踏到門外的雪地上。

現在離傍晚還有一段時間，視線比想像中好一點，至少還看得見後面丸山滑雪場上登山吊椅的支柱。剛下的雪只淹沒至腳踝，不會妨礙步行的。

吉岡和富樫豎起防寒衣的帽子，一路上小跑步來到丸山滑雪場。由於富樫事前已徵得滑雪場經理的同意，所以當他們到達滑雪場時，雪上摩托車已準備好了。

「順便將這個帶去，這是我珍藏的提神藥。」經常打照面的滑雪場職員拿了一瓶威士忌給富樫。

「多謝你了！」

「我想你們應該明白，如果『二度遇難』，你們就玩完了！別忘了回來啊！」

吉岡一邊點頭，一邊跨上雪上摩托車，空轉的引擎聲代替他回答，富樫則坐在後面的貨物架上。不久，雪上摩托車噴出大量熱氣，雪花隨著氣體四散紛飛，車子立即往前衝出。

陣陣雪花打在臉上，讓他們感覺呼吸困難，連眼睛都難以睜開。

富樫和吉岡先往下到水壩的側面，沿著遠和川的產業道路朝舊大白小屋前進。沿途的路面



起伏劇烈，車子不斷發出喀啦啦聲，不過現在已經沒有時間擔心車身是否受損的問題了。

千丈岳的山頂被濃霧和大雪掩蓋，連發電機維修人員目睹的山腰部分都看不到。樹木被風吹拂，發出悲鳴聲，風速每增加五公尺，氣溫就往下低三度，當太陽下山後，差不多會降到零下二十度。

風雪迎面襲來，兩人快要無法忍受臉上的疼痛時，已經接近舊大白小屋，到達龍之沼澤的入口。從舊大白小屋開始，因為路途險惡，富樫和吉岡必須放棄雪上摩托車，改成步行。

這地方的雪帶有豐富的溼氣，撲打在身上更加冰冷厚重。雪不停地落到富樫和吉岡的肩膀和臉上，他們一邊拂去厚雪，一邊舉步維艱地往上直行攀登。

龍之沼澤已經變成滑冰場，水流完全被冰雪封住。朝著這座沼澤的北部山脊前進，可以走到千丈岳的入口足洗澤頭，只要走到那邊，就距離山頂不遠了。

富樫看著吉岡寬闊的背部正規律地搖晃著，再加上喘息聲，彷彿在激勵自己。

公司的登山社，論體力、技術、狀況判斷能力，都屬吉岡最優秀，每次一起行動時，富樫總能發現他的新優點。只因為他們年齡相仿，周圍的人便將他們兩人拿來互相比較，就連這次來到這座山，富樫也帶有競爭意識，相信吉岡也有類似的感覺。

在一片大雪中，隱約可見千丈岳的稜線。斷續的林木中，風勢越來越強，夏天這裡是一片及腰的灌木，現在受到大雪飛舞的影響，什麼也看不到。



「喂！你想他們會在哪裡？」

吉岡在原地踏步，望著什麼也沒有的四周說。雖然他站在富樫的身邊說話，但聲音隨即被風抹去。

富樫也頂著風提高聲音喊道：

「這樣的風雪天，我懷疑他們會往山頂去嗎？」

「我也有同感！初學者通常會往山底走。」

「這麼一來，他們有可能往丸山的沼澤去嘍？」

吉岡的臉被風吹得歪斜，他點點頭。

「這是最糟糕的狀況了。」

在天氣急速轉壞之前，那兩名登山者應該看得到奧遠和水壩的壯觀模樣。當大雪阻礙他們的視線時，與其再度經過山頂回到小屋，不如先朝看得到的水壩前進。這樣一來，他們從山腰直接往下走的可能性很大。

但是，這個路線上卻有意外的陷阱。千丈岳和水壩之間靠丸山和片倉山連結，雖然這兩座山都是海拔一千三百公尺左右的小山，和千丈岳比起來，如同丘陵地一般，但對初次登山的人而言，有可能不小心走到沼澤地，沿著沼澤朝向與水壩反方向的地方去。再加上飛揚的大風雪吹向沼澤地，會在那一帶形成雪堆，如果再發生雪崩，雪堆更會流向低窪的沼澤地，就有可能